责任编辑 刘 亚 / 校对 贺雪梅 / E-mail:ycwbly@qq.com

/安邑史话/

本栏目欢迎对安邑文化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赐稿。
征稿邮箱：ycwbly@qq.com

战国玉质古币“安邑釿”

□桂德旺

春秋时期，采用各种天然材质制作的货币，如海贝、骨贝、石贝、蚌贝等，已经退出社会经济领域，取而代之的是金属货币。各国出现了多种不同形制的货币，这些货币一般用青铜铸造，非金属货币较为罕见。

笔者收藏有一枚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货币“安邑釿”，与一般釿布不同的是，这枚釿布系用和田白玉雕琢而成，布币高5.4厘米，首高2厘米，肩宽3.3厘米，足宽3.7厘米，档宽1.5厘米，币首有一穿孔，孔径0.4厘米，币面周边有廓，刻有阳文“安邑釿”，形态特征与魏国当时的流通货币平首圆肩桥足布相同。玉质状如羊脂凝冻，温润细腻，手感光滑，玉的沁色丰富，鸡骨白、铁锈红交互辉映，颇具古韵。

◀安邑釿（资料图）

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崇拜玉，视玉为美好和道德的象征，对玉情有独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玉文化盛极一时，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无不以佩玉为荣。相传秦国国君为得到赵国的一块和氏璧，许以十五城相交换，可见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魏国流通使用的铜质釿布有三个计量等级，安邑半釿、安邑一釿、安邑二釿。这枚玉质釿布没有标明计量等级，不标明计量等级，是由玉的特殊属性决定的。民间有言“黄金有价玉无价”。如果标明计量等级，岂不是将玉与一般金属物相提并论了？这枚玉质釿布也不是钱币学意义上的样钱或者母钱，样钱、母钱乃是为翻铸之用，战国时期铸造钱币用的是泥范，尚未有母钱出现。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不难推断，这枚玉质釿布不是一般流通货币，而是为宫廷贵族显示身份需要而专门制作的佩钱。

史海钩沉

陈宝箴：淡泊生涯吾习惯

陈宝箴（1831年~1900年），号右铭，今江西修水人，官至湖南巡抚。但正是这样一员在世人看来富贵无忧的“封疆大吏”，却也在金钱上频频遇窘。

堂堂巡抚大员　仅送宗亲四十元

“陈紫垣孝廉来，已接谈三次，人甚明白，因酷热未曾请饭，送去酒席一桌，程仪四十元，因本年署中用度太多，照信股票又认借五千余，甚形支绌，故未能多送，意殊抱歉。”这件事出现在1896年陈宝箴写给堂弟陈禹畴的两封书信中，此话摘于第二封信末尾，缘由是陈宝箴宗亲陈紫垣来长沙讨教其家族与当地何氏一族产生纠纷的处理对策，但返程时陈宝箴仅送其四十元程仪，因而在信中致以歉意。这两封信如今珍藏于陈宝箴的家乡江西省修水县的文物管理处。

程仪，指的是路费。在过去，不但上级来了要请吃送礼，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也要送“使费”。据张集馨在其《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载，官员到了西安都要吃请，每次宴会的花销除掉送的盘费不算，都要三百两银子以上，至于送的盘缠程仪那就更不会少。鲁迅在《伪自由书·王道诗话》一文中也曾写道：“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

从张集馨和鲁迅的话可以得知，一般而言赠予的程仪是十分可观的。如果没有对比，难以想象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竟然连送四十元程仪都如此艰难，可见其窘迫。

多买蔬菜少食荤　厨工笑其钓清廉

1875年，陈宝箴署理湖南辰永沅靖兵备道事，司职于凤凰厅。当地军粮运进、山货外出皆从陆路，山高路险，其中有一条沱江可行，平常流量不大，但江中怪石林立，舟船不通，一旦山洪到来，便异常凶猛，两岸百姓常遭水灾。

为解军民之急，陈宝箴决定组织民工疏浚沱江，但要达目的需要一笔数额较大的钱款。他一方面上奏朝廷请求资助，另一方面多方筹措经费。虽仍存缺口，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决心已下，定要功成。然而很快朝廷及其他方面资助的银两便告耗尽，无路可循之下，陈宝箴竟然打起了“家财”的主意，他先是拿出自己所有的俸银，可是离所需仍有差距，正在愁眉不展之际，其母将自己的一些物品如手镯等捐出以资助水利建设。在母亲的鼓励下，陈宝箴又动员全家节衣缩食，减少应酬开支，以挤出钱来修水利。虽然过程窘迫，但经过七个月的努力，沱江终于得以疏通。

时间匆匆而逝，1895年当陈宝箴再次任职湖南时，虽然已位及巡抚，但仍保持着司职凤凰厅时不吝付出、淡泊清廉的作风。他经常交代厨工佣人多买蔬菜，少买荤菜，厨工佣人便私下议论，说他故作清廉。遇此窘事，陈宝箴只好闻之一笑，以诗作答：“嚼来却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被贬回乡无分文　百姓为其攒盘费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幽禁，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戊戌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被杀。从洋务运动开始，陈宝箴就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与推动者，到戊戌变法时，陈宝箴与维新派人物的关系也甚为密切。

果不出意外，同年10月6日，一纸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就发到了陈宝箴的手上：“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这意味着他苦心经营的湖南新政功败垂成。

是年冬天，被罢免回原籍的陈宝箴携家眷离开长沙，临行时一家人竟然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最后还是在当地百姓和乡绅的资助下才得以成行，回到江西之后，他没有回老家修水，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二年筑庐于南昌西山（今南昌新建）。

陈宝箴为官几十年，可谓再无比此事更窘迫的了。陈宝箴作为巡抚，收入其实并不低。虽然年俸不高，但养廉银却颇为丰厚。据记载，巡抚的养廉银为一万两至一万五千两。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俸只有一百五十五两，养廉银则达一万两。那么收入如此丰厚的陈宝箴为何如此窘迫？这与其为官风格密不可分。1875年，陈宝箴在湖南凤凰任职疏通沱江时，就捐出了一万两白银以资助工程。1895年至1896年间，湖南遭遇数十年未有之旱灾，赤地千里，导致无数饥民流离失所，民情十分困窘，此时陈宝箴才上任不久，加上湖南财政拮据，他只有一方面库银尽出，另一方面传电求助诸行省大吏、富商等，才得以赈灾。又据《湘学报》记载：“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圆、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行轮船、开河道、制火柴……”短短几年间，陈宝箴在湖南进行现代化建设、抚恤赈灾，除了散尽家财、到处借款别无他法。所以，陈宝箴所言“甚形支绌”就十分能理解了。

（《中国纪检监察报》）

生活史

明清禁止乱丢垃圾

明清时期，为了保持北京城的环境整洁，一直有禁止乱丢垃圾的法令。《大明律》规定：“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大清会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有穿墙出秽物于道旁及堆积作践者，立即惩治。”但是实际上，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垃圾废物等直接倾倒于街面上。这些垃圾日积月累，甚至会导致街面整体上升。《燕京杂记》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这种情况造成路面高低不平，无论坐车还是骑马都很不安全，以至于清初的严我斯在《坠马行》诗中用“长安之险，险于蜀道难”来形容京师的道路。这种状况的产生，证明如果垃圾处理问题解决不好，城市环境就难以维持在良好的状态。

（《人民政协报》）

名人轶事

罗家伦“耍赖”求才

罗家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罗家伦才华横溢，爱才惜才，有一年，他竟然为了请求蒋廷黻加入清华大学任教，不惜软磨硬泡，令人哭笑不得。

1928年，年仅31岁的罗家伦开始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上任之初，罗家伦四处招兵买马广纳贤才。有一天，他无意中听人说，南开大学有一位研究近代史的名叫蒋廷黻的教授非常有名，此人不仅学富五车，而且课也上得极为生动，深受学生的喜欢。

罗家伦听到后大喜过望，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坐上去往天津的火车，于傍晚时分到达蒋廷黻的家中。去了之后，罗家伦真诚地表达了想请蒋廷黻去清华大学任教的愿望。然而，不管罗家伦如何苦口婆心地哀求，蒋廷黻却一直不为所动。无奈之下，罗家伦心一横，像小孩子那样坐在蒋廷黻家的客厅中“耍起无赖”，他有些急心攻火地说道：“你不答应我，我就待在你家里不走了！”

然而就算这样，蒋廷黻也没有松口，他觉得对方也就是说说而已，最后回到卧室睡觉。等一觉醒来后，蒋廷黻惊讶地发现，罗家伦竟然还正襟危坐在客厅里，果真一晚上没有合眼。看到这种情景，蒋廷黻心一下子软了下来，他走上前去，握着罗家伦的双手道：“难得你如此真诚，我现在便答应你！”看到蒋廷黻改变主意，罗家伦握着对方的手激动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去了清华大学后，蒋廷黻潜心研究，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做学问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其关于晚清政治、外交以及东北三省的研究成果，也成为近代史学科形成初期的重要典范。

而对于当初软盘硬泡邀请蒋廷黻加入清华任教这件事，罗家伦有次在接受访采访时表示：“清华大学就需要像蒋廷黻这种博学多才的教授，虽然自己当初的行为看起来有些‘耍无赖’，但能为清华招到如此优秀的人才，自己委屈一点，受人嘲笑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人民政协报》）